

李晓

## 同城旅馆生活

旅馆,是我对某种生活状态的冥想。旅馆里曾经短暂寄托过我随身带的包裹,却长长漂浮着我在异乡风尘仆仆的微温气息。

白云游动中衬托得乳色般的天幕下,有一间旅馆安卧在林徽因住过的北总布三号院的四合院里,来看看它的模样,“一条枯枝影,青烟色的细瘦,在午后的窗前拖过一笔画。”还有郁达夫住过的旅馆,在北方一座老城的巷子里,青砖灰楼,那楼是老木板,走在上面微晃颤动,恍若有时光的粉尘簌簌而落,在小旅馆的窗前有几枝峭立枝头的梅花在引颈张望,仿佛是在含羞偷看小旅馆里住的客人,那一夜,北方小城一直没停下的雨水把小旅馆的老墙浸泡得温润柔软,凌晨时分郁达夫写完了《青烟》,地上散着兴奋过后的疲惫烟蒂。还有沈从文描写的湘西山脚旅馆,那些山夫力子一倒床就鼾声四起,与月光下银般延伸的山溪水声呼应着。

这些在时空中显影的旅馆,成为我对旧日时光里的牵挂与念想。我住在一个城市里,偶尔有灵魂出窍的陌生与疏离。七年前,我在这个城市养成了一个习惯,一个月里,我要选择同城的一家旅馆去住上几宿,我随身带的,就是一把剃须刀。因为每天早晨我要刮胡子,说是胡子生长旺盛的男人,也是欲望重重的人。

我寄生的城市,陪伴着它,已二十多年。我不能说,我熟悉它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街一巷,洞穿了它每一扇窗户下的秘密,但我在黑夜里几乎可以闭着眼睛穿过一条没有路灯的小巷。有很多亲切的大树,生长成我亲人的模样,我时常都要拥抱一下它们。有很多老馆子,成为我的个人食堂。当然也有消逝的老澡堂,冲洗过我一去不再的忧伤与污浊之身。

我有时觉得,这城市就是为我这一生量身定做。不过,这种想法也往往随气候和情绪而改变。比如有时在小城雾天里行走,望着雾中影影绰绰的人影,感觉自己是一个突然闯进来的异乡人。等大雾散去,我才梦游一般回到了城市。我对这个城市的感受,亲热而隔膜,热情而寡淡。

身在家中,我有时感觉也是住在旅馆的微微恍惚。有几次,我在马路上努力回想一些亲人的样子,却模糊了,他们似乎都在我的记忆里模糊的老胶卷一样不能清晰显影。我想把自己与家隔一条河流来重新打量。

这一生,路过人间,我也是打了几瓶酱油最终要告别的一个人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那么,就让我漂泊的感受,再强烈一点。

自我养成了每月在同城旅馆居住几晚的习惯后,我的一些生活方式回到了从前。比如住在旅馆里,我看电视连续剧会入迷,要在家里,我会带着轻蔑的表情。我按时刷牙,洗澡,呼呼大睡。有时,我在孤灯下,用手去摩挲着墙壁,无非是想留下我的印记与气息。有次我半夜起来,看见床头柜上,居然有一行模糊小字:卢小妹儿、张三娃在此一住。是一对私奔的恋人、情侣,还是一对乡下进城卖了鸡鸭蔬菜不能赶回去的夫妻?

我住的那些旅馆,大多是寻常人家开的私人小旅店,这让我有一种身在古代的感觉:灯光昏暗,蒸笼里的肉包子冒着热气,一条狗吐出舌头……一旦在外居住,我提前就关了手机,免得受到吆喝,人为什么要在一起聚众吃吃喝喝,对自己清净的胃也太不尊重了。当我住在旅馆想家时,我会在半夜趿拉着拖鞋跌跌撞撞回家,我那时感到特幸福,我不是一个流浪的人,我是有家的。在家中,哪怕黑灯瞎火,我依然能找到牙膏牙刷、泡菜坛子、酱油、味精、老陈醋还有赵四送来的山胡椒面。

在那些旅馆里,我还结交了不少乡下人、小生意人、自称是流浪艺术家的人、催款逃债的人……有一回,我居然碰到了一个每天坚持写一首诗的流浪诗人,他为我在小旅馆里朗诵了一首新鲜出炉的诗,喝着啤酒啃着卤鸭肉,我们都热泪盈眶了。我早晨起来想同他道一声别,他却还在鼾声如雷。我感觉如此大的鼾声,要把他的下嘴唇打肿的。

## 夜,在诗意中摇曳

王发宾

晚上,我躺在床上  
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 
无意中和春天连在了一起

解冻的大地正缓缓挺立  
十五的月亮荡涤着河水  
骚动的心汹涌着

岸,靠近了与海的距离  
时光,大踏步地向前走  
几颗星星顶破了大地

鹅黄般的细语跳上了柳枝  
柔软、细腻、垂下新思  
夜,在诗意中摇曳

莫景春

青青的石板路,在南方,在乡下,随处可见,仄仄的台阶,弯弯曲曲地向前拐着,不知道它从哪里来,也不知道它要到哪里,远远地,它就消失在一座连绵大山脚抑或一片绿绿的稻田中。但不管这青青的石板路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,它都要悄悄穿过一个古朴的村落或一条安详的老街,在那里,它小心翼翼地过,拾掇那些被岁月遗忘在石缝中的故事,串成一串清淡而悠久的记忆。

青青的石板路行人总是三三两两的,只在晨光初现的时候,路上有些热闹,赶着牛的,背着篓的,行色匆匆。脚步声不断,吆喝牛声声,沿着这条青青的石板路,一一地消失在朝雾蒙蒙的尽头,只留下串串清脆的脚步声,回响在空荡荡的村寨,慢慢地,热闹归于沉寂,路上这剩下偶尔走过的行人,大家都默不



五味杂陈

## 近乡情更怯

“每个人都有个故乡,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”。乡愁的名片里,记录着一个个兄弟姐妹的名字,记录着旭日东升,父亲早已开始忙碌的身影,记录着月上柳梢头,母亲的一颦一笑,一举一动。

乡愁,总是牵绊着故乡的一点一滴,一花一草,一人一木。乡愁是人类心

丁贤玉

是在皖南,一个濒江小城。在这里,我时常怀想,或者凝望,甚至幻想我的眼里能生出一束神奇的透视一切的光,望尽长江北岸的那一处——白荡湖边的丁家大山咀;是的,就是丁家大山咀。那一年,某一日,少年的祖父像一片孤微的落叶,被命运之风裹挟着,飘离远去。岂料,此一去,祖父再也没能回到过故乡。

和风轻拂,阳光格外地好。在祖父离乡一百年后,踏着祖父的足迹,也带着祖父对故乡无尽的思念,我终于回来了,回到祖父出生的地方——丁家大山咀。青山绵延,油菜花黄,田畴之中,几百个同血共脉的人,像是从故乡发出的射线,又沿路反射了回来,一齐汇聚在祖墓前,举行这一场声势浩大的祭典礼。虽口音不同,年龄有差,面貌有异,甚至从未谋面,但是,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陌生,一个笑容,一个眼神,就能把我们的心联结在一起。置身于祖墓前,无意于繁花,忽略了青翠,我们只守一颗

杜学峰

一棵苦楝树,又一棵苦楝树。在那棵长得最高的苦楝树下,呆立着祖屋。祖屋很老,房梁上布满苔痕和蛛网。在岁月里静穆。对于祖屋的记忆,蛛网一般牵动着我们的神思。

打记事起,祖屋就安静地坐在那里。当时屋檐下做针线活的奶奶说,怕是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吧。屋顶的瓦楞上落着厚厚的尘垢,蒙尘的窗纸洗白了无声的岁月。在暗黑色的脊宇间,不时有邻家栗色的猫轻轻越过黄昏,倏忽在黯淡的暮色里。

祖屋无比寂寞,其间弥漫着回忆的气味。许多次,我在它的四周徜徉,总会想起年迈的奶奶,她的遥远的梦想,多舛的命运,与这沉默无声的祖屋承载着某种相同的宿命。几十年来,她在这里生活、劳作、喘息、哭泣,在无声的岁月里老去,似乎一辈子没有离开这片生养的土地。

心,只在这一处,把身心俱融入到肃穆宏大的氛围之中。从蹒跚的幼儿到耄耋的长者,无不那么虔诚;凝望,默哀,上香,叩拜……六七百人的队伍,也许我们不够齐整,但我们的心是空前一致的,这就够了。

我曾无数次地想到“寻根问祖”这个词。那天,族人聚餐后,我立于祖籍地,四下里,但见山丘起伏,田园成片,溪流淙淙,村居环绕,我在想,我的祖父,到底出生在哪一个村子哪一间屋子里呢,我的祖先,又曾在哪一方田地里劳作过呢,如今,他们又安眠在哪一处呢?心有戚然,我很想找一找他们。幸有泽旺宗亲和他的父亲为我们领路,去了一座小山。踏草丛,披荆棘,钻树林,爬坡过沟,我看到了许多上

## 漫漫回乡路

底永恒的情结,是诗人笔下不尽的主题,是中国文化中令人瞩目的篇章。

“人之有宗,如树之有根,水之有源。寻根问祖,从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孝思传统。”本期,选登两篇思乡作品,与读者共飨。

——编者按

百姓安,这是自古的真理。再想起我们的族谱,上一修还是在清末(1895年),如今,一百多年过去了,我们家族又繁衍了五六代,达到几万规模,以至于有的世系不明,有的几近失考。当下,欣逢盛世,国泰民安,修谱建祠,成了我族人的迫切希望;也正是借着这次清明祭祖、商议修谱建祠之机,让我实现了重返故乡的愿望。

人之有宗,如树之有根,水之有源。寻根问祖,从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孝思传统。撰修家谱,其意义就在于让人了解到自己所从何来,慎终追远;便于宗间之加强沟通了解,以增进团结,汇聚正能量,达到携手共进的目的。至于建祠,我曾有过这样一段记述:一座祠堂,就是一个家族的根,从这里辐射出去的根系,无论伸向何方,伸出多远,宗祠,始终是每一个族人心头魂牵梦绕的所在,割舍不去的摇篮。正是诸多一脉相承的家族,构成了千万个社会单元,从而积攒起华夏民族五千年厚重的历史文明,形成了泱泱中华浩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。

可不是么,追根溯源,炎黄始祖,中华民族,便是我们最终的根最大的源。

忘掉当年的契约,都说院子有自己的一份。奶奶去世时仍为此惴惴不安,我每次走过这里,心中便感到隐隐作痛。

前段时间,我又回到村子。在经过祖屋门前时,我看到儿时那扇从未锁过的门,被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紧紧锁着,自从父母搬出去后,这里的一切竟变得如此萧条。

门框和窗户斜靠在一边,门槛上被我们触摸得光滑的青石砖,还隐约残留着儿时伙伴们用粉笔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字,以及门框围栏上那一道道长短不一的身高线。这一切,竟是如此亲近又如此遥远。蒙尘的时间无所不能,就这样悄然覆盖住我们童年时代刻下的每一寸成长印迹。

院子里的树因为历经岁月的栽培,早已变得郁郁葱葱。苦楝树的细叶绿得发亮,紫色的碎花散落在墙头上,虽然不香,却也开得很久。花落的时候,树下常引来不少鸟雀在那里啄食。冬去春来,祖屋也随着时光老去,飘摇在风雨中,像一张寂寞的嘴巴,在风里张着,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

## 行业景观

欧阳

沿着近200米的中间通道,直直地从一端走到另一头,几年前布满两边的各种服饰及运动品牌专营店都没了影儿。

念想着买双跑步鞋,于是专程到实体店看一看真实的式样,再试一试版型和尺码,想不到存储的繁华购物中心完全变样。被老滚梯运着换了一层,所见仍旧是全新的商业模态。

这家多层的“购物中心”只有一楼还有一些老东家顽强地在旧路上走着,其他楼层要么是被餐饮业横扫,要么就是被孩子关联产业分割霸占。

还是换地儿调查研究吧。

运动几里地后,走进另一座商家林立的楼宇。直梯人气旺盛,应该是继续着繁华。果然,上到四楼,确实还是商家群聚,只是从前的商品集聚风景几无踪影,整个楼层都散发着伙房的味道。闻着味儿,我滋生了踅摸一回饭铺哪家强的念头,想着改日或者会来尝个鲜。转一圈巡视了一回,结果毫无收获,各家饭铺人满为患不说,门口还都有人排队等座,眼观列位饥不择食的表情,您真不知道餐馆哪家强。

看看时间,午时一点已过,怎么还那么多人没被喂养呢?不仅如此,还有身着不净服饰的外卖人员不间断闪现,看起来很是挂念未能亲自莅临的假冒上帝。

罢了,换一层楼好了。

另一层味道就没那么复杂了。除个别餐馆外,视域里还能装下三两家经营儿童、女士服饰的店家,此外,绝大多数隔间都成了儿童天地,有溜旱冰四肢无序运动的,有绘画不忘忘记画脸和涂抹衣服的,还有积木、滑梯等娱乐设备成套的乐园。圈里孩子不少,圈外家长更多。看到有师傅正在教孩子玩儿泥土,原来是制陶,有样品和图样可模仿,也可以自由发挥,边上的架子上陈列了不少制品,细看之下,某些作品上还写着字,一个陶器上留有小艺术家的手印。这样的东西烧制出来好赖不论,必然很有意义。真是生财有道啊,收费的和交钱的都满意。

念想到此,爱走神的脑子转了弯,想到当初网店

兴盛以后的一个说法,说是因为网购导致实体店歇业,终归会带来就业问题。现而今看来,这显然是某些人习惯性胡思乱想的推论,虽然百货业态损失惨重,可别的产业、行当前仆后继,尤其是这间楼宇,就这比肩继踵的繁杂人群,连商业地产也不像有萧条的样子。

对了,还有那些职业的跑腿大军。前些天有报道称,仅京城一地,快递、外卖等从业人员就超过100万。这个数据不知道是否确切,想到几乎每个社区都有快递公司的网点,估计应该不会太高。胡乱估算一下,说不定在总量上还增加了就业岗位。

当然了,这里不仅是货物快递这种行当,像少年儿童娱乐教育这一块,就今日所见来说,也必然有海量的人员要求。就算课外培训名下的背书、做题不时兴了,弹琴画画、踢球跳舞这些事,以现在的考试评价系统来说,在学校里是不会有关时间和空间的,而静的制陶、动的疯跑等这种刺激智力发育的好事就更不用说了。

服务业真是个没边儿的领域,只要有人鼓噪,那道上的养生、保健以及在“起跑线上”花钱之类,总会吸引自己,然后还容易被牵着鼻子无脑起哄……

说得有点远了,像饭菜的口味、小脑袋雕琢的难易程度化等,只要不爱质疑,或者就没有独立思考的群众美有滋,滋生出来的赚钱营生是不会边际的。

所以啊,所谓就业焦虑,或者就业难,我看就是个伪命题,要不国家现在怎么会实行二孩政策呢。

实际上行业、产业的轮换更替一直就有:裁缝没了,自然会有时装艺术家冒出来服务追求个性化的人群;打鸡血消失了,人们照样可以发明,或者找到可以沉迷的新兴学问,像吃草根树皮补肝益肾,甚至滋阴壮阳的,不就重新焕发青春么?更别说背诗可以美容之类的创新发明了。这不是坏事儿,大家依旧有事儿可以追求,依旧能够高高兴兴地乐此不疲……

至于未来的产业生态,哪家哪种行当会变异消失,哪门哪类买卖会兴旺发达,这些东西是财主研究的事儿,作为老百姓,最好别操这门子心,不焦虑就好,该干嘛干嘛。

对了,我今儿个是找鞋的,于是赶紧拿出手机,地图上看看哪里还残存有专卖的实体店。



## 夕阳下的石板路

赵春青画

作声,打个照面,头一点,脸露出一个微笑,便擦肩而过。石板路只有孤独的青草默默地等待。

夕阳西沉,日照到青青的石板路上,光被反射回来,路像一条白花花的带子,让人眩目。在夕阳灿烂的霞光中,一头老牛慢慢地出现了,摆着尾巴,紧跟着一个扛着犁耙的老农出现了,静静地,直直地,定格在霞光里,仿佛是一张精美的剪纸,接着“得得”地脚步声近了,你抬头一望,是种田归来的农人。青青的石板路犹如乡村寨的一道道音阶,勤劳古朴的山民们,每天用坚实的脚步在踏上日出而作日落而

息的旋律,代代相传,长盛不衰。

此时青石板路两旁的房子都袅袅地飘起一缕缕炊烟。原先徜徉在路上的老母鸡不见了,这丝丝青烟飘荡在青青的石板路上,到处弥漫着青青的迷蒙。若是农闲时节,散谈的人便三三两两地摇晃在这青青的石板路上。这路旁这屋前,到处摆着青青的石凳石椅,他们坐到这儿,“吧嗒吧嗒”地抽着大袋烟,任凭一圈圈的烟在眼前缭绕,或者捧着一大碗茶“咕咚咕咚”地喝着,绝没有文人墨客很雅致地轻抿一口的雅样,他们只求得痛快淋漓。

路旁的院子里,在瓜豆棚下,摆弄棋盘,闲敲棋子,不紧不慢,双方凝神屏息,显得那样的雍容睿智,不见人语,只听棋子“啪啪”地落声。若是下雨天,淅淅沥沥的雨默默地冲洗着这残留在上面的污泥,若是豆大的雨点砸在青青的石板路上,开出一朵朵莲花般的雨花,很是迷人。由下而望或者自上而视,雨花一朵接着一朵,这条青青石板路仿佛就是一条高高低低弯曲的绸带,沿着石板路而下的雨,在路旁的小沟里形成一条“叮咚”的小溪,急急忙忙地跑在路的两旁,想用自己的欢快驱赶石板路的寂寞。大雨洗过的石板路,光着小脚丫漫步在上面,来回几里,干干净净,竟沾不上一丁点泥巴。

夕阳西下,村里的屋顶飘出一朵朵青色的花,那是勤快的媳妇或是母亲娴熟地烧着火。炉膛里旺旺地冒出的烟火也是很自然的,轻轻地飘出,开来一朵朵素雅的花。青青的石板路,悄悄地路过村寨,带着村里人的朴素而纯净,消失在绿绿的田野之中。

莫景春

对时间的珍惜就是对成本的节约。